

憶陳清松醫師 – 一位忍者基督徒

黃博書

第一次見到陳清松醫師,是在青年團契在 **New Jersey** 南部 **Bass River Forest Park** 舉辦的露營,那時他給我的印象就是 很古意的 **gentleman**,話不多,但是很樂意助人。不久他開始了繁忙的醫學院課程和 **residency**,但是參加教會的禮拜從不間斷,因為他當時在 **Brooklyn Downstate Hospital** 實習,我們常常在聚會後順路送他回 **Brooklyn**,慢慢和他比較熟諳。後來他成為 我的"東西仔",也是我們的福氣。

陳醫師是工作,學習都很認真的人,由於他家庭簡單,所以在診所,醫院都是超時工作看病人。另外,因為診所有許多病患是說西班牙語的移民,他五十幾歲開始學西班牙語,還請了家庭教師來補習。很快就能和西語裔的病患溝通。有幾次咱教會的聖歌隊唱西班牙語的詩歌時,就請他指導發音。又因為他曾留學日本東北大學取得藥學博士,所以也精通日文,有時我倆也會一起唱唱日文老歌,這是我們小時父執輩的人的流行歌曲(演歌),也是台灣歷史文化的一段記憶。

他是一個默默服侍的基督徒。每一個禮拜天,你都可以在聖歌隊裡看到他,禮拜後的成人主日學他也從不缺席。下午聖歌隊練習後,他一定都是幫忙蓋好鋼琴外套的人。教會或個人有需要服侍,幫忙或關懷,他都熱心的參與,靜靜地出錢出力,非常低調。

最令我敬佩的是陳醫師的修養。十多年前,因為腸間膜嚴重發炎,動手術切除了大部分的大腸,有近一年的時間排泄物都須經由管子收集在一個隨身攜帶的袋子,每天必須清洗數次,之後也一直都有容易腹瀉的現象,但是他都默默地承受這一切的不便與痛苦,從未發過一句怨言。他沉默寡

言, 溫文爾雅。在跟他相處的二十幾年來, 我從來沒有看過他發怒, 甚至大聲說話。就算是有修行的佛教徒也不容易達到這種「無生法忍」的境界。或許, 這就是日本的忍者功夫吧!

2020 年春天武漢肺炎開始在紐約市快速傳播, 當時防護器材如 N95 口罩缺乏, 陳醫師不幸在診所看診病人時受到感染, 最終於 4 月 30 日回到天父的懷抱。耶穌說: 「人為朋友犧牲生命, 愛沒有比這更大的。」 做為一個基督徒, 信仰的實踐沒有比這更真實的。